

现代汉语答问

张寿康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大众实用语文丛书

王



大众实用语文丛书

现代汉语答问

张寿康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大众实用语文丛书

主 编 王国璋

副主编 郭先珍 张 伟

现代汉语答问

张寿康 著

*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牛栏山一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10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047-0034-7/H·0006

统一书号: 9254·163 定 价: 0.85元

序

语言既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又是，由于作为良好的交际工具的需要，相对稳定并且有使用它的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的。面对面的说话，两方有共同理解的话题，有语调、表情、姿势的辅助，有现场的语言环境的启示，有每一方对另一方的文化背景、语言背景以及性格习惯的一定程度的了解，即使所说的话连贯性、逻辑性、规范性差一些，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不至于影响交际的进行，虽然有时会使交际的效率也随之差一些。写在书面上就不同了。除了有上下文这唯一的一项语言环境对读者有些帮助之外，其余那些辅助手段和有利条件统统没有了。交际活动的进行全靠写在或印在白纸上的那些黑字了。因而，在连贯性、逻辑性、规范性方面的要求就格外高一些。除此而外，还得特别注重可理解性和准确性。话一出口固然已经追不回来，毕竟还是空口说的，如果需要，还有纠正、补救的机会；写出去或者印出去，就板上钉钉，拔不掉了，如果写得不准确或者不好懂，引起了错解或误解，那可麻烦了。其实，在信息技术空前发达，人机对话已成现实的今天，口头语言的使用范

围越来越大，远不止人和人面对面的说话了，因而对口头语言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不少场合中几乎和书面语言的性质很相近，对它的可理解性和准确性的要求甚至高于书面语言了。换个说法，随着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说得好、写得好不再是应付考试的需要，已经成为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条件了。现在社会上对年轻一代语文能力不足啧有烦言，这种广泛普遍的责难、希望和要求，很值得我们更深一层、更高一层去理解——这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末节，是雕虫篆刻之事，应当说，不仅不准确，并且已经成为落后于时代潮流的陈旧观点了。

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社会上使用语言文字的混乱现象相当普遍，而对这种现象的严重性的认识很需要提高，消除这种现象的措施急待加强。要提高认识、提出措施，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向全社会普及切实有用的语文知识。提高全社会的语文水平，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奏效的，虽然某些行政性的措施也有需要（为什么在大街上随地吐痰要处以罚款并且责成他自行揩拭干净，而乱写错字就可以听之任之，不受制约呢？）也不是单靠学校的语文课所能奏效的，虽然语文课确实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全社会共同重视起来。因而，必须加紧普及语文知识——

以往，语文知识实在太不普及了，几乎可以说，远不如使用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知识那么普及。

由王国璋、郭先珍、张伟三位同志主持，有十几位教授、讲师参加编写的一套语文丛书即将陆续付印出版，丛书全名是《大众实用语文丛书》。对“大众”和“实用”这两个词，我十分赞赏。编写这样的语文书是切合社会的紧迫需要的，理由已如上述，不再重复。需要补说一句的是，编写这样的书很不容易。不少人一听说通俗普及，一听说要切合实际应用，就认为这是下里巴人，卑之无甚高论的玩艺儿，算不上什么学问。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我又要引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那句话了，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件比把一种高深的道理讲得让大家都懂更难的事，没有一件比把一种很普通的道理讲得让许多人不懂更容易的事。这套丛书果真能作到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大众的，是切合实用而非干干巴巴的或者空疏无补实际的，那将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难能可贵的、有功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好事。丛书既以“大众”和“实用”为名，表明作者们有这种见地和决心，相信必能名副其实；至少是朝着这条路子走了，那就很好。为此，愿为之序，并以为祝。

张志公

1986年4月

目 录

第一讲	现代汉语总论·····	(1)
第二讲	语音·····	(37)
第三讲	汉字·····	(86)
第四讲	词汇·····	(96)
第五讲	语法·····	(113)
第六讲	修辞·····	(124)
第七讲	篇章·····	(133)

第一讲 现代汉语总论

问：听说您要讲一讲现代汉语的学习问题，我非常希望您讲一讲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并讲一讲语言文字的实践能力问题。

答：是的。学习现代汉语，要注意提高理论认识，也要注意提高语文能力。要比较深入地认识现代汉语，首先要学习一些有关语言的理论知识。

问：我很想知道关于语言的理论，并想知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答：对语言的认识，这属于理论知识，而语言文字的运用，这属于技能，理论对语文实践有指导作用。比如，汽车司机能开汽车，这属于技能，但是学习开车，也一定要认识汽车的性能和型号特点，了解汽车发动机的结构，各部件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学习了这些知识才能更好地当司机，汽车出了故障，也才能根据汽车的构造原理去修理。又如，认识了太空宇宙，才能有航天技术的实践，才能发射卫星，才能登上月球。运用语言文字也是如此。对语言，对现代汉语的认识，越深刻，越全面，并用来指导实践，那么运用语言文字也才会更有把握，更能去精心修改，使口头语言畅达，合乎规范，文字清通，能得心应手地表达思想感情。

什么是语言？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上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直言就是个人陈述的话语，论难就是双方论辩，这说明了语言指口头语言，并说明了语言的两种形

式（“说”的体裁）。我们可以看到，《说文》只是解释了言和语的意思，并没有概括语言的概念。从宏观方面来认识语言，是重要的。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是人们交际极重要的工具，是传输信息、知识的重要载体。如此看来，语言是民族、社会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语言，民族无法团结；社会机器无法运转，从而社会也就无法发展。可以认为，语言是一种粘合体，它可以把全社会团结起来，为共同目的而努力奋斗。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说：“劳动分工以及人类社会按分工原则进行活动，都依靠语言。”（〔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26页，商务印书馆1980版）这话是很对的。

以上所说的语言，是从人类、民族、社会的角度来认识的。我们还可以从语言活动本身再考察一下语言。人们之间的语言活动，是靠共同的、相互能够理解的、语音和语义结合的、由语法形式支配的符号系统来进行的。语音是音响的符号系统，词语是类码符号系统，两者结合起来接受语法形式的支配，才能成为语言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在说者（发出者）和听者（接收者）之间起交际作用。“说话人和听话人身体之间原有一段距离——两个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由声波作了桥梁”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0版）。

语言活动是复杂的，是生理的、物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各种要素都参与活动的复杂现象。发音器官（喉头、声带、口腔等）和收听器官（外耳、中耳、内耳）是生理现象；音响的传递（音高、音质、音强、音长等）是物理现象；“说话的目的是交际，只有当听者的听觉翻译成适当的和预期一串印象或思维，或二者兼有，交际才算成功。”（萨丕尔《语言论》第1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因此，把观

念、思维化为语言，把语言音响经过内耳、大脑感受为思想感情，这是心理现象（1861年法国解剖学家布洛卡指出言语活动中枢在大脑左半球。见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39页，又见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1页），而生理、物理、心理活动溶汇在一起的语言活动又一定要受到社会语境的制约，人们不能随意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有一定的语境的（引起话头的情景事物和工作场合）。

问：听您一说，我对语言有了些认识。听说语言和言语还有区别，是这样吗？

答：是的。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在语言理论上是有贡献的，比如，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学应该分成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是语言学的时间分类；语言学应分成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这是语言的功能分类。这些观点都给后来的语言学家以很大影响。

我们认为，语言，作为社会极重要的交际工具，是全社会的重要财富，全民的规范语言，是一个全社会都应遵守的、完整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就是语言。但是交际活动又是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活动，因此，具体的人在特定条件下说出来的具体的话就是言语。

言语活动也是在社会中进行的，所以言语必然要受社会的制约，这样，言语才能被全社会所理解。可是个人的言语也带着自己的一定的特色，比如节奏的快慢，音色的差别，方言的有无，用词的雅俗，句式的长短，个人的惯用词语，为表达某种事物或感情而造的新词、仿词以及非交际成分（如怎么着、哪什么、你说说、那个等），等等。溥仪的妹

妹辄欢，由于环境的影响，“她同家庭教师谈话，问的不是‘老师好吗？’而是‘我师安否？’不是说‘我因病没有完成作业’而是说‘日来小恙，课业未能写就。’”（见《爱新觉罗·辄欢》，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属于言语。在现代社会里，个人的言语是可以用录音机录下来，成为可以复现的语音形式了，经过研究，个人的言语只是社会一般语言的个别形式，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索绪尔说：“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这是对的，但是他又说：“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同上，第42页）这就未免绝对化了，因为不能忘记，个人的言语是在社会语言存在的现实下才能有的现象。

问：那么，语言是个人现象吗？

答：不。语言从本质上看，只能是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人现象，如果是个人现象，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符号系统，那么社会交际就成为不可能的事。如果一个人在幼儿学语言的时候，离开人类社会，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有语言，因为语言是社会的，是习得的，印度的几个狼孩的事例（狼孩回到人类社会，一直未能说连贯的话，详见拙著《汉语学习丛论》第4页），完全能证明这一点。即使是成年人，在长期等于脱离社会，不与人们接触谈话的时候，也会失语。山东高密县的刘连仁在1944年被侵华日军抓走，押送到日本北海道昭和煤矿作苦工。他不堪折磨，逃离了煤矿，在深山野林中苦熬了14年，脱离了社会。在1958年人们发现了他。他已经连最常用的语词也不会说了。这完全能说明语言不是个人现象。当然，我们不否认存在言语的事实，个人言语总是人们自幼学习说话的“老师”，因为人们总是听见别人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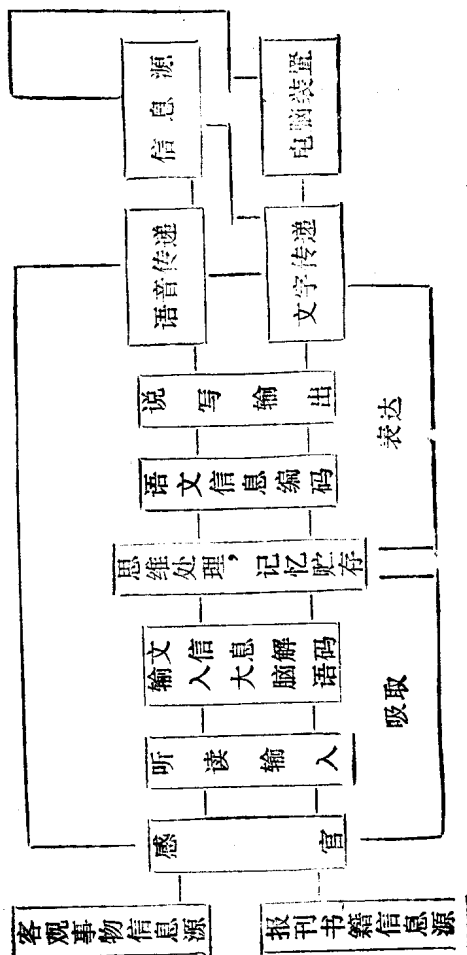
才学会说话的，这就是言语的作用。我们也不否认，社会上通用的新词语，最初总是由某个人或某一集体，首先提出使用的，这就是个人的言语对社会语言的贡献。比如，“航天”一词（台湾把航天飞机叫太空梭），就是钱学森在1974年开始使用的，（见《“航天”新词渡海峡》，1986年8月27日《北京晚报》），因为命名符合“航空、航海”一类构词法，如今“航天”一词已经进入普通话词汇，并已被台湾所接受。最近钱学森又提出要发展“草业”和“海业”以增加蛋白食品（见1986年8月29日《光明日报》）。这“草业”和“海业”是符合“农业、工业、畜牧业”一类构词法的，预期这两个新词能够被社会所接受。语言的词汇由于受言语词汇的影响，是处在经常变化之中的，这也是个人言语的作用。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改变语言是社会现象的本质。

问：您说语言是信息的载体，那么语言包括文字是怎样传输的呢？

答：这个问题，正是现在大家都注意到的课题，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把语言和记录语言的“像片”——文字合称为语文。语言和文字都是信息的重要载体。人们从客观世界（包括报刊书籍）获得信息，在大脑里进行思维活动，进行信息处理。这种思维活动是离不开语言这种信息载体的。人们从客观世界获得信息，这是信息传递中的吸取过程。人们把经过大脑贮存和处理的信息通过语文进行表达，这种表达又成为客体的信息源，这就是信息传递的表达过程。

语言是一种类码符号系统。语言的类码系统包括音码、词语码和支配音码、词语码的语法即话语组织规则，如果是文字信息，则还有一层文字类码系统。表达是一个编码过程，正确的表达信息即正确的说和写，正确的表达信息即正确的

语文活动、信息传递



编码活动。吸取是一个解码过程，正确的吸取信息即正确的听和读，正确的吸取信息即正确的解码活动。这个道理，可以扼要地归结为如下的示意图表。（见第6页）

这就是信息传输的大致情况。

问：我看了一些讲语言学的书，认为语言都是民族语言，并认为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一个特征，是这样吗？

答：你问的问题很有意思。一般来说，语言都是民族语言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也有极复杂的情况。我国连汉族在内共56个民族（见《新华字典》后附《我国少数民族简表》），此外还有包括八十七万九千多人的尚未识别的民族。如西藏的僜人、夏尔巴人，湖南的挖乡人，贵州的卢人、龙家、蔡家、六甲、川青、七姓民，云南的克木人、苦聪人等。就已确认的55个兄弟民族来看，据1982年统计，共有人口六千六百三十五万多人。这些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也有的民族与另一民族使用同一语言，如回族和部分满族人就与汉族同使用汉语；有的民族，如甘肃的裕固族就有两种民族语言，而且还分属于两个语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的裕固人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裕固语，即尧乎尔语，自治县东部的裕固人使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裕固语，即恩格尔语。此外还有一部分裕固人，如肃南双海地区和酒泉黄泥堡的裕固人，则使用汉语（参见《1983年11月4日《北京晚报》》、《在裕固族人家作客》）。如此看来，看待民族语言，既要看到一般情况，也要看到个别情况，一般说来，共同语言可以是构成民族的特征，但是也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下面列一个表看看汉语和一些兄弟民族的语言系属，可以了解中国语言的大致情况。详细情况请阅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使用语言文字简

汉语	汉泰语族	汉藏语系
壮语、侗语、傣语	侗傣语族	
侗语、水家语		
黎语		
藏语、羌语、俅语	藏缅语族	
彝语(撒尼语、傈僳语、拿喜语、尼家语…)		
景颇语		
缅甸语(缅语、浪速语)		
苗语	苗瑶语族	
瑶语		
佤语、德昂(崩龙)语、布朗语	南亚语系	
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塔塔尔语	阿尔泰·蒙古语系	
柯克柯孜语		
蒙语		
达呼尔语、朝鲜语	通古斯·满州语系	
通古斯语(索伦语、鄂伦春语)		
满语(满语、锡伯语)	南岛语系	
高山语		
俄罗斯语	印·欧语系	
塔吉克语		

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问：那么语言学是不是都研究具体的民族语言呢？语言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如何？

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不限于研究具体的民族语言，但是研究具体的民族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语言学有很多部门。研究一般语言普遍规律的“普通语言学”，它以世界各种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探求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语言理论，研究语言的要素和各种范畴，如〔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所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美〕爱德华·萨丕尔著《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美〕布龙菲尔德著《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我国语言学家高名凯著《普通语言学》（东方书店1955年版，后来又有高名凯与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岑麒祥编著的《普通语言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马学良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此书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有较多论述），等等。以个别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叫具体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的总名称）《撒尼彝语研究》（马学良，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布依语语法研究》（喻世长，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等等，具体语言学研究某种民族语言的发展规律和语言要素的结构、功能特点。以一个语族或语系为研究对象的也属具体语言学，如“印欧语言学”、“汉藏语言学”等。如果从时代分，研究某一阶段的语言发展状态，描写同一时期的语言现象的规律和联系的叫“共时语言学”（如“现代汉语”），研究语言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的叫“历时语言学”，如王力著《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1980年版)。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的叫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研究汉语传统语文的有“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研究语言各方面的有语音学(包括音位学、实验语音学)、词汇学(包括熟语学、词源学、语义学)、语法学(包括构词学)、修辞学(包括语体学、风格学)、词章学、文章学(或称篇章学,与话语语言学最为接近)、方言学,等等。研究语言系统之间的异同关系的有比较语言学。我们知道,科学的发展日益精密,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各门学科之间有了相互渗透、相互参证的必要,因此语言学与文学艺术、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民族学、美学、考古学、地理学、符号学、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等密切关联,因而生发出与语言学有关的边缘科学,如文学艺术语言学(作家作品语言、电影话剧语言的研究)、生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地名学、儿童语言学、工程语言学(主要研究用电子计算机加工符号信息,如机器翻译、语文传输)数理语言学,等等。由此可见,我们学习和研究的现代汉语是共时语言学中对具体语言(汉民族共同语)进行研究的学科。

说起语言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我们可以说它是基础科学,是先行的科学。我们知道,语言是人们交际极重要的工具,是传输信息的重要载体,是人们从事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这种传输信息的语文工具,今人所以传后,后人所以识古,在社会发展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这种传输信息的工具,现代社会便无法存在和发展,国家机器便无法协调转动。一切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语文,“无论什么职业,当工人,当农民,当高级领导人,都离不开语文”(叶圣陶《大家都要注意语文》见《语